

我上大学时已经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发表在《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上。当时的《飞天》汇集了一大批大学生诗人，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一所高校任教，常常在诗歌、小说、绘画之间彷徨不定。加之教学任务繁重，又行政事务缠身，对文学艺术只能抽出点业余时间精力。不过也在诸多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和诗歌。

在2022年前我的诗歌样貌是这样的：《你要用心说话》你要用心说话/用花朵的嘴唇说话/用风说话/用石头和云说话/在天空的口袋里/装满了词和句子/用诗说话/洗干净小溪/关于虚无和美人鱼/我们知什么/用迷官说话/用陷阱说话/关于心语和唇语的差别/我们知什么/关于背叛和忠诚/我们又知什么/此刻，正是我们交换心的时候/在这个时代/所有语言都成了泡沫/只有我们的誓言/像树一样挺立/长在把我们/埋入其中的天空。

这样的诗，是不是很高蹈，空转，和晕眩？不是没说什么，又不是说了什么。在说与不说，既可意会又不可言传之间。我是梦幻主义者。有相当生涩的浪漫。

大约在2022年左右，我进入时下所说的口语诗写作。此前我写着我写的诗，根本不读中国诗人的任何作品。在写小说阶段，沉溺于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库切、厄普代克、索尔·贝娄、保罗·奥斯特、卡尔维诺、诺曼·马内阿，几乎买遍了他们在中国出版的所有作品；同时又迷醉于荒诞和幻想小说，从拉伯雷、斯威夫特、塞万提斯、狄德罗、哈谢克一直到卡夫卡、博尔赫斯等。我太极端，连本省的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小说都没读过。在习诗期间，我读了大量的外国诗歌，尤其是美国诗歌，最初喜欢史蒂文斯、斯特兰德、西密克、默温，后来又喜欢特德·贝里根、安塞姆·霍洛、苏珊·豪、迈克尔·帕尔默、瓦斯科·波帕（一个奇妙的塞尔维亚诗人）。转入口语诗写作后，我才体会到了威廉斯、帕拉、布考斯基等人的好，也渐渐把阅读重点转到了杨黎、沈浩波、盛兴、皮旦、周亚平等中国诗人的作品上。一种渐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而这种渐变也许在2024年得以完成。这一年，我写了海量的口语诗作品，一年之内就汇集了5本诗集。我每个月都会向口中和磨铁投稿。口红文学发表了8个专辑。磨铁发表了4首，其中有2首刊在了5月5日上，并得到最高票数的奖励。这一年，我不知道在各类平台上发表了多少首诗，仅在陈衍强老师主办的《诗界报》上就发表了几百首诗歌作品。

最近读了杨黎、韩东、沈浩波等人的一些诗论，但仍然无法知道诗是什么、什么样的诗算是好诗，但基本知道了什么样的诗不算好诗。无论是杨黎的废话，还是沈浩波的身体，盛兴的真实性，都无法令我完全信服。很明显杨黎的废话根本不是什么废话，即便是也能从废话中听出言外之意，而这言外之意，就是诗吗？沈浩波的身体说事，仿佛一触及身体，就会写出像样的诗，但身体是什么，不是大脑的附属品吗，如果没有那样一颗有感知能力、充满想象力和好奇心的大脑，身体什么也不是，只强调身体而不顾及其他（尤其是想象），会给人以独断论的嫌疑；而盛兴对真实性的追求，又会给人“过”的感觉。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已出现了照相写实主义，那些画家的画，比照片还要真实，而中国的冷军们仅仅是给人牙慧而已；像照片，或很真实，就一定好吗？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说某个画家画得跟真的一样，是对他的讽刺；何况同一个物象和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何为真实感受，诗意的感受），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境遇下，也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写诗应该有一定的诗歌观念，但把某一个观念强调到至高无上从而谋杀其他观念，是不对的。我是一个多元主义者，我的多元，源于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也源于对传统和现实的清晰认识。传统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制度是多元的，诗歌也应该是多元的。如果我们仅仅坚持一元，就很容易落入独断论和必然论的迷雾。天下并没有放四海而皆准的诗歌观念和美学原则，也从来不存在一种观念和美学一统的局面。如果坚持口语诗是唯一的，那么非口语就不是诗，反过来，那些写非口语诗的，也会认为你写的口语诗不是诗。这样争来争去毫无意义，也没有任何结果，只为某些人提供了树立权威的表演平台。好的诗歌，根本不在于给人扣上什么帽子。以约翰·多恩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为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一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这首诗是玄学的，朦胧的，学院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口语的，还是什么什么的？也许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首好诗。它在十七世纪是好诗，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照样是好诗，它在未来的人类史上，也会是好诗。

对我来说，诗来自我生命的所有集合，它至少有这样几个源头：现实，历史，记忆，道听途说，想象，知识的沉淀和积累等等。每一个角度都可提供写诗的材料，每一种材料都可能写出好诗。

《自行车》/那时自行车还是挺贵重的/能骑着一辆车去喝酒/本来就是显摆/喝得大醉后骑车回去/也有很多人刮目相看/但醉成烂泥了/无论如何是回不去的/于是这位老兄/其实是我爸/生怕自己在路边睡着时/自行车丢了/就用车链子/把自行车锁在了自己的大腿上。这首诗源于记忆。是儿时记忆中一个真实事件——我爸爸，一个醉鬼。我爷爷，一个酒鬼。他们都死于酗酒。

《卢梭》/卢梭把爱弥儿领进森林/教他如何利用树木辨认方向/爱弥儿很快学会了/很快独自回到了家/卢梭沉迷于绽放的野花/在夜晚的森林迷了路/后来他碰到了一头熊/他试图让熊安静下来/熊不听他的/于是吃了他——这首诗源于知识的沉淀和积累。不过在诗的最后我调侃了那启蒙思想家。越往下写，我越感觉到，我们既可以从事（某人，某事，某物），产生诗和诗意，同时又可以通过想象（记忆，联想，直觉，顿悟）及物、及人、及事而产生诗和诗意。没有感知和想象，是无法成诗的。我们能将事实呈现诗意，须有我们大脑、心灵、想象的参与。没看到你可能无法感知，看到了如果没有捕捉能力，没有长期的诗艺训练，看到了也是白看或一晃而过，如果看到了而没有看出不同，写出与以往任何作品之同，就不会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诗，顶多是千百年来人云亦云的重复。而这样的重复害死了真正的诗歌。

于我，诗歌刚刚开始，一种挑战等在后面，潜下心来认真研究以往的诗歌和眼前的现实最为重要。我希望做得更好，但也愿能做得更好。



春花烂漫 黄海林作

关家镇无梁殿遗踪

李杰森

康碑版钩沉》，补方志不足，对于认知明清以来的安康风土人文尤为珍贵。《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是其众多篇章之一，碑文较长，择其要者如下：“全州吉安康地也，城东南五十里有山曰天池山也，是名山也，为其绝顶有灵河水也。其地则山环水绕，云飞烟锁。草木发幽谷之香也，水映长天之色，诚秦头楚尾之一奇特也。先有元真观一所，其去古未远，制度未备，诃嘉靖丁亥，道人吴道真者，自武当净乐礼本宫提点教静分派备理二十余年，百堵皆兴其间，殿宇富丽，圣象辉煌，徽匠技巧之费不下数千计。”

碑文中所说嘉靖丁亥，即嘉靖六年，是为公元1527年。这是吴道真改建迎真观的初始时间，加上此前“制度未备”的元真观，无梁殿遗址迄今已五百余年，在安康境内堪称奇迹。文中还记述了建造者的生平：“造圣宫事竣而谋请于州曰：道籍系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万石乡观头团前坊堡人，父吴万善，爰自正德二年八月将道真舍之武当前充教净项为走徒，给帖云游抵此，苦心修行，索文凿石，以垂久远。”

一个江西少年从正德二年到嘉靖十六年在武当山净乐宫浸淫二十载，又用二十多年时间改建元真观而成迎真观，不可谓不虔诚。而明代自成祖朱棣始，道教就被推崇至上，奉武当山为祭祀之首，至嘉靖帝更是笃信不怠，把写青词、炼丹药当成主业，所谓风行草偃、上行下效，故而碑文写到：“武当盛地，迎我朝祖宗崇祀之首举，既自彼分派而建此续，亦不失崇祀之兴也。但树碑大事，当告诸有司，请奉谕行始不致之陵僭。道真则其前因告于今州主之台，已蒙审实准此，始觅鐫人刻文于右，庶几千古世后传之不朽。”

在这里，碑文撰写者标明了迎真观与武当山的渊源，以及鐫刻碑石的原因。石碑背面还鐫刻了参与此次大殿落成典礼的嘉宾：奉训大夫知全州事萧汝舟、承务郎抚民同知巫时英、净乐宫提点师玄演觉等人。碑文落款为：嘉靖十一年岁次壬午三月乙酉日，全州癸卯举人华宗元南田谨记。

三

明成化年间知州郑福主持，白河县令普晖主笔，书成安康首部地方志《金州志》，之后亦有增补，但均在明末战乱中散佚，可追溯最早的方志只有乾隆年间兴安知府王希舜编纂的《兴安州志》，用以传承和记述的文化符号单薄、空泛。迎真观建造落成因其宏大而弥足珍贵。而《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从文辞、立意上讲均够不上大家风范，却也行云流水，凸显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文化人的气度情怀，堪为证史文本，用以流传。

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碑文两处存疑，一是落款时间，二是碑文撰写者。先说落款时间。碑文落款时间为嘉靖十一年岁次壬午，而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嘉靖元年即为壬午年，断不可能十一年后还是壬午年，明显不合常理。再说碑文撰写者。从碑文落款看，撰写者应该姓华，名宗元，字南田，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授金州举人。但遍翻《兴安州志》和嘉庆年间《安康县志》均无一个叫华宗元字南田的举人，倒是找到一个叫单宗元者，上面载明：“单宗元，弘治壬子科举人，河南府判。”弘治壬子年是弘治五年（1492年），早于嘉靖二十二年五十多年，存在明显误差。华宗元跟单宗元是否为同一个人？碑文撰写者亦存疑。

历史总会在不经意的转角处留下可以追寻并加以印证的蛛丝马迹，还原一个相对确切的时空坐标，不至于让传说或者伪断假以史实的面目流传，这既是考据学存在的魅力，也是历史表达的客观追求。事实上，要想确认迎真观落成的确切时间和记文撰写者的真实身份，只需紧扣落成典礼审批者奉训大夫萧汝舟出任金州知州的时间和嘉靖癸卯年金州举人名录，即可按图索骥。

四

《兴安州志·艺文志》收录白河县士人柴儒撰写《尊经阁碑记》一文，录如下：“豫轩刘先生分守关南三载，将洗末学之芜陋，而进之以圣贤之道。乃取诸郡守萧公曰：金郡僻在一隅，士业其间，少见经书全籍，必远致而谨借之。守曰：学校未兴，提倡之耻。经正以广庶民，守之愿也。遂拓地开基，纠工储材，巍然壮观于黄宫之东。工兴于庚戌孟夏，成于季冬。刘，燕人，名世用；萧，鲁人，名汝舟。”

时任关南分守道刘世用与金州郡守萧汝舟俩人商量建一座图书馆，称之为“尊经阁”，工程不大，工期半年，这里面有一个明确纪年——庚戌年，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九年，即为公元1550年。而在嘉庆版《安康县志·仕宦表》中记载，萧汝舟知金州事为嘉靖二十八年，因为萧汝舟见证了迎真观落成，那么迎真观建成时间只能在萧汝舟担任金州知事之后。从《安康碑版钩沉》所录文字看，由于碑石年代久远，“壬午”当是“壬子”误辨，嘉靖壬子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从嘉靖六年至嘉靖三十一年，计25年，也与碑文中所说“备理二十余年”吻合。

至于《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的撰写者是单宗元还是华宗元，倒是倾向于单宗元。“单”与“华”字体相近，由于石碑长期磨蚀，辨认模糊，将“单”误认作“华”，当在情理之中。而《兴安州志》对单宗元受举人衔时间记录错误，也是造成对碑文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有许多巧合。尽管明时的《金州志》散佚，但有明一代金州作为散州隶属汉中府，嘉靖二十一年汉中府同知张良知着手编纂《汉中府志》，嘉靖二十三年刻印，记事止于嘉靖二十二年。《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的作者自述为癸卯科举人，癸卯年即为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在《汉中府志·选举表》中记录如下：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举人有南郑县赵思霄、褒城县张春、全州单宗元、洵阳县吴乾亨、南郑县张其蕴、沔县陈九州、南郑县李恢。同年汉中府授举人街者七人而已，金州单宗元列其中。

张良知付梓《汉中府志》之日正是时年举人名单放榜之时，这种当下记录的准确性应当毋庸置疑，《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撰写者为“单宗元”而非“华宗元”，也就确信无二了。

五

西安的张羽校友发来信息，言及流水镇有一处叫碑子塬的地方是安康单氏家族墓地，碑石尚存，并附图以证，遂前往。

碑子塬原属流水镇七里沟村，现为学房埡社区，因树一高大碑石而得名。下车后四处打探，一个叫单林松的老人家带我们在一洼平缓的台地之间找到了碑石所在，碑石高约两米，碑文仅为两竖排八个字，字体硕大，却破损严重，左侧可辨“单公神道”，右侧最上一字残存“？”，第二字残缺，第三字左下角存“力”，第四字下缘部分可辨为“馬”，第三、四两字合起来可猜度为“别驾”。别驾是府判的另一称谓，知府的副职，若与《兴安州志》所载单宗元的官职印证，碑文可辨读为“河南别驾，单公神道。”明代的河南府建制相当于现今的河南省洛阳市，可惜秦头并无相关的方志资料对单宗元官途加以佐证。

老单身体硬朗，态度和蔼，颇为健谈，我们在夕阳下闲谈甚欢。自言先祖在明朝时从江西移民搬迁到此，当年见证了墓地被破坏的始末，自豪的表情下难掩沮丧之意，话别之际忽然说：还有一块墓碑！于是，我们在路旁一片荒芜的杂草中翻找，碑石一半在泥土里，一半在草丛中，擦拭干净，上现双钩法篆刻“承德郎单公南田之墓”。承德郎在明代为正六品文职散官，这大约是单宗元留在世上的最终头衔。

倘若真如老单所言，流水单氏祖上是从江西移民而来，单宗元与吴道真算作江西老乡，两个江西老表流落在金州这个方寸之地共同成就一隅文化遗存，焉能不称美谈哉？



满城梧桐今何在

鲁保国

安康城的梧桐不是我们农村房前屋后的梧桐，俗称法国梧桐。其实它非法国原产，最早是由西班牙培育，后在英国法国逐步种植开来。因叶子与梧桐有几分相似，又是由法国人最早将其引种在上海法租界内，人们便习惯将其称为法国梧桐。法国梧桐的果实大小和核桃接近，通体浑圆，垂于细长的果茎之上，如同一个个悬垂的小铃铛，学名“悬铃果”因此得之。

据说它是五大优质绿化树木之一，成活率高、适应性强、寿命长。不但可以美化城市面貌，而且还可以吸尘降噪，为行人遮阴挡阳送去清凉。最早与其亲密接触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每年春秋两季的自学考试多在育才路上的几所学校，考试间隙轻依树干翻阅资料，一任嫩绿沁人心脾；也可在树荫下相互交流，数年光阴倏然而过，我也有缘从乡村来到安康城里工作，尽管办公地点换了又换，却与梧桐始终朝夕相伴，目及所至不时就有梧桐映入眼帘，店铺门前学校周边行道两侧，如哨兵似门卫更像天使，不惧风雨雨滋暗长，欲与高楼大厦比翼齐飞，为美丽城市增辉添彩。

办公室的窗外原来就有一棵梧桐，其树径盈尺主干数丈，侧枝旁逸斜出扶摇而上，遮挡了室内光线，反倒会在夏秋季节，不时送来阵阵清凉。每每劳碌之余，我就会不由自主悄悄多看它几眼，缓解身心疲惫，静听季节变换的声音。前年初冬时节，因为老旧小区整体改造，那棵陪伴了我10余

春秋的梧桐不复存在，新植上了不知名的苗木，没有梧桐陪伴的日子，心里不时泛起空落落的感觉。好在院子里还有梧桐数棵，依然如昨，不舍昼夜，踏着四季的节拍，送来的轻柔夏的凉爽秋的温暖冬的祥和。

居居安康的法国梧桐一路走来，不知不觉长成参天大树，肩并肩手挽手不改初衷，守护在街头巷尾，与高楼大厦遥相呼应，和车辆行人窃窃私语，用高大伟岸的身躯撑起一方绿荫，感受城市的身日新月异，成为别具一格的风景，更为城市发展进程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诚然，梧桐树也有淘气的時候，那就是在四、五月间，不时会抖落“毛毛雨”，给市民带来不快，好在时间不长，加之园林部门采取高压水枪喷射、深度修剪等人工干预措施趋利避害，行人多以宽容之心，接纳梧桐的浪漫多情，感念梧桐的默默坚守。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园林绿化多姿多彩，梧桐满城格局不在，香樟、桂花、国槐、枇杷等先恐后闪亮登场，兴安西路、大桥南路、金州北路、育才中路等等路段的梧桐依然挺立初心不改，任凭风吹雨打，始终昂扬而上，展开粗壮的臂膀，挥洒婀娜多姿的衣袖，编织五彩斑斓的风景，见证着秦巴明珠林业之城日益亮丽，为幸福安康注入生机活力。



天宝梯彩

李焕龙

在朝阳之下，这绿油油的梯田里，庄稼、蔬菜与果树、苗木、花卉五彩斑斓，争奇斗艳，展示出白河县呈现给世人的特有景观。

众所周知，安康因置身汉江上游的秦岭、巴山之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闻名三秦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位于安康南端，素有“秦头楚尾”之称的白河县，近年大抓文旅融合，促使旅游产业生机勃勃，但其级别最高的AAAA级景区，不是月儿潭的水景、唐山寨的山景，也不是桥儿沟的人文景观，而是仓上镇的“梯彩农园”！

沐浴着暖阳，我登上高过千米的裴家寨，俯视图达六千多亩的天宝景区，只见一道道两人多高的石坎子在山壁上画出了一条条色彩分明的彩带，由不同植物组成的色块，正以其旺盛的活力，长成了景区的主题词“大地艺术，七彩天宝。”

沿着贯通上下左右的机耕路，我们走进长达两千米的第一道梯田，看到当年的石渣地经过十几年的掺土、拌粪与拍打、深耕、耙地，已经变成了黑油油的泥土。田里的小麦因有猪粪催生而茁壮成长。留作种子的玉米棒挂在地头那排仓房的檐下，以其金光闪闪的笑容喜迎八方游客。

旅游公路在梯田之间拐着慢弯，缠绕在山包上的彩带间似是彩色的波浪，在我的眼前自豪地展现其诗情画意。同年的导游向我介绍，这是轮作耕种的六百亩油料作物，它们有黄艳艳的油菜花，有金灿灿的向日葵；这是三百亩有机菜园，四季倒茬，每天都有时令蔬菜，眼下的萝卜、白菜等十几个品种，既能保障园区大量的餐桌供应，也能满足游客的后备箱需求；这三百亩茶园育出的天宝香茗，让“天宝贡茶”重振雄风；这三百亩果园里不仅有春花、夏果，还有红彤彤的柿子、黄澄澄的柑子；这八百亩苗木花卉，虽然谢了桃红李白、紫薇之粉、樱花之艳，但晶亮的银杏、如玉的白菊和大片的玉兰碧叶，依然诱得打卡者络绎不绝。

这些宽不足十米，而石坎高达五米左右的梯田，以其开山辟石的不易，向人们讲述着创业的艰辛。

神笔马良绘制于坡地、荒山上的这方美景，是白河人于新世纪在山上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早在1973年，以李群欣书记为代表的白河县委在深入调研后认为，要让人均不足六厘基本农田的白河山民吃上饱饭，只能开石山、砌石坎的笨办法来兴修水平梯田！于是，21万人民历经21年苦战，终于修成23万亩梯田，砌石坎3.5万公里，相当于万里长城的三个半长。1990年白河县在全省率先实现人均一亩基本农田的目标，山民们终于因为“石坎坎，金碗碗”而告别饿肚子的历史。1991年，国务院在白河召开“全国贫困山区经济开发经验交流会”，扎实树立了白河这个“愚公县”的典型形象。此后，“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不仅成了闻名全国的“白河经验”，而且成了白河人二次创业的铮铮誓言！

天宝梯彩农业园区，就是“再创业”白河实践的喜人硕果。2010年8月，从天宝村走出去的创业能人刘和兴，带着他的好搭档李自元、李自友有响应县委号召，重归天宝，用他们十几年打拼的兴达建设集团积累，打响了开山建园战役。2016年8月，“大地艺术，梯彩天宝”景区盛大开园，人们在此看到：这不仅是个种养加一体化、游购娱全方位的农旅融合大景区，而且因了“山上建园区，山下建社区”的“天宝模式”，为攻坚硬仗贡献了一条宝贵的经验。

今天，我在这里的“三苦精神”教育基地欣喜地看到，一批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到此参观学习，开展廉政、勤政、担当作为等主题活动日、团建活动；我在这里的研学基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看到了中学生在上劳技课，小学生在上生物课；我还看到：绘画、摄影、写作、作者生在此作为创作基地，就连退伍军人，也以此作为实训基地……这个农业园区，不仅以其四季美景而开发出众多实用项目，而且以其强大的牵引力带动了民宿群落、有机粮油、绿色茶果等周边产业的勃然兴起。

今天，当它以“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园”“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及“国家旅游景区AAAA”的金字招牌面对世人时，我十分欣喜地看到：天宝，你是人类献给苍天的瑰丽宝石！